



随着市镇建设的发展，故乡老家的日新街已旧貌换新颜。然而，生于斯、长于斯，日新街的影像怎能忘怀？街上的人与事，邻里的情与景，那些热情燃烧的日子，挥之不去，魂牵梦萦……

据《玉环坎门镇志》记载，日新街是镇上开辟的第一条街道。自清末开辟以来，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，是镇上首富郭国芳先生捐款买地开建的。小时候不知街名何意，长大了才知取自《礼记·大学》：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。

日新街位于坎门镇东头，南北走向，不长不短，大约一公里不到，南临深水港的前沙滩，北近浅水岙的后沙滩。从南面的前街绵延至北面的后沙街，道路不够直，当中稍微有点突出，街道两侧分布着互相连接毗邻的一间间砖木结构的两层楼居民住宅，偶尔有几座三合院。

日新街整条街建有三道防火墙，中间开有拱门，颇具特色。街两边的小楼房都是木门木窗，楼下开门可以互相见人，楼上开窗可以互相招手。路面由一块块青石板连接起来，我们这些小孩子大多打赤脚，大热天走在路上，脚底下都有点发烫。

◎日新街上同学多

我家偏南，靠近前街。上小学时，要从南到北沿着日新街一直走到后沙街，再右转弯走一段路，才到地处后沙的坎门小学。一路上经过许多同学的家，大家经常顺路结伴而行。

从我家出来，先往北过中市街两个门面，是林福连同学的家。他家讲温州话，他父亲身材瘦瘦的，居家做裁缝，由于长期弯腰裁剪缝补，背有点驼。有时我上学经过他家时，他早饭还没吃，我就不等他了。林福连同学临帖柳公权，毛笔字写得比我好，后来读了农业中专，从事农林工作。他家隔壁有个福建老奶奶，开着一个店面，摆两三个大玻璃瓶，卖的是福建橄榄和油甘，酸酸甜甜，蛮好吃的。

接着，街右边是同班同学詹必发的家，他大学毕业后当了坎门中学老师；街左边是高中同学林克毅的家，他没有考大学，先在温州化工厂工作，后回玉环在工厂搞建筑设计。

再过去一段路，就是街中心的突出部位了。左边有我的高中同学熊陈金，读书很好，可惜没有考上大学，后来在企业工作。右边是个不起眼的小平房，却是镇上有名的“寿东炒豆”之地。我们小孩子光会嚷嚷“寿东炒豆，关帝爷高射炮”（闽南语的“豆”读“道”，是押韵的），其实并不知道是啥意思，就觉得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

再往前走一段路，左手边总算有个比较像样的杂货店，那是我高中同学刘弈棋的父亲开的。弈棋长我好几岁，原是我二哥的同学，后来辍学几年才跟我们一起考上高中。他喜爱京剧，拉得一手好琴。在他影响下，我也学会了几句京剧。他后来在坎门中学任教，退休后曾经来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看望他的高中老同学，并与我一聚。

从弈棋家再过去几步路，就到了后

沙街交界处了，左边分别是我的同学萧诗涵和郭昌镇的家。诗涵一直没有消息，昌镇后来在母校坎门小学任教，是我们班校友的联络人。

◎日新街上名人多

离我家十几间房子远的地方，曾住过著名历史学家董楚平。他和我二哥是小学同学，喜欢读书，口才极佳，从温州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建华中学任教不久，就在历史学界最权威的刊物《历史研究》上发表了论文。1957年至1980年，董楚平在永强中学担任历史老师期间，发表了很多轰动全国的论文，其中的长篇论文《论闻一多的“死水”》刊登在《文学评论》上，当时影响很大。1980年，他考取了浙江省社科院，在史学及吴越文化研究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。

往前再过去几间房，有一座街上唯一的花园式豪宅，主人便是镇上首家新式学堂“环海书院”（坎门小学的前身）创办者郭云章老先生。他是郭国芳先生的二公子，人称“二先生”，晚清拔贡，曾在安徽当过官，后辞官回乡。解放前当过玉环县议会议长，解放后为开明人士。他的儿子郭世祯是著名雕塑艺术家，毕业于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，与王朝闻（中国文艺理论家、美学家、雕塑家、艺术教育家，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）是同学，在温州中山公园和玉环、温岭、椒江等地的烈士陵园，均留有他的艺术作品。

说起“二先生”，我对他的印象十分深刻。他身穿长袍，手执拐杖，脸部严肃，少有笑容，我们小孩子都敬他、怕他，因为他不大喜欢我们在他宅院里互相追逐，嬉笑打闹。但是他是我爸爸的恩师，我爸是他的得意门生。在他的鼓励、支持下，我爸爸考取了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——温州艺文中学，并享受到其胞弟“四先生”郭云观的奖学金。解放后，“二先生”和我爸爸常有往来，互相交流思想，吐露心迹。坎门缺水时，经他承允，我跟着三哥经常到他家后花园的水井扛水救急，因此经常和他老人家照面。

这条街上还有一位名人，是我同学的哥哥熊陈琳。他数学成绩特别好，从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毕业后到国防系统研究院所工作，参加了我国导弹研制发射、神舟飞船研制等工作，是航天测量控制技术专家，为国家航天事业作出了贡献。

◎日新街上趣事多

我们家这一段的邻里关系非常和谐融洽，从未见吵架斗殴。邻居们门户开放，经常串门闲聊，有事就扯着嗓门喊人，直来直往，尤其是家庭主妇。一家有事，十家知晓。过了中市街那一段，就时有吵吵嚷嚷的声音了。就在詹必发同学家附近，两对面人家的女主人，三天两头隔空对骂，都是花腔女高音，我小时候爱看热闹，经常应声而出，站在家门口远观

日新街记事

■尤俊意

骂阵。有的粗话听不懂，回屋问老妈，她说“太难听了，小孩子不要多问”。

我家邻居都是好人。右首隔壁住家换过几茬，都很友善。印象最深的是陈万松大哥，平时虽然有点小小的口吃，但讲起故事来，句句流利，头头是道，听得我目瞪口呆，欲罢不能。他逗我说，你要听详细的还是听简单的？我自然要听详细的。他说“几十万人马过石桥，滴答、滴答……”就停下不讲了。我说后来呢？他说等几十万人马过完再说。那我说听简单的。他就说一句“几十万人马过了桥”，不讲了。“完啦？”“过完了”。我就在他逗笑中获得快乐。他家搬走后，男主人是位能发一点声音的聋哑人，经常和我打手势交流。他的儿子是个生相可爱的小孩子，因为缺牙，人称“无齿”。该是轮到我“逗他玩”的时机了，我们就在逗笑中互相得到快乐。还有一对夫妻租借了我家的一间房，生了一位天真烂漫的女儿叫阿莲。阿莲的父母经常不在家，她就搬个小矮凳坐在房门口，口中念念有词，自说自话，儿语连篇，非常好笑。稍长，则哩哩啦啦自编自演唱起绍兴戏了。后来搬走了，不知情况如何，我想，她大概会是个热心群众娱乐的社区活跃份子。

◎日新街上军人朋友多

解放前后，三位哥哥先后离家工作，老爸好几年外出治病不在家，只有我和妈妈守家。解放军初来乍到，没有营房，就分住在居民家里，我家小楼上住过一个连部，也住过一个班的战士。我很崇拜解放军，他们见我是个懂事的乖小孩，很快就和我成为好朋友了。他们经常举行党小组会，开展互相批评，见我在一旁站着也不避讳。他们定期在休息时间擦枪加油，我很好奇地盯着看。有一次一名战士擦枪时不小心走火了，我就站在他旁边，子弹从桌上的枪膛里往下“嘣”地一声射出，把小天井水泥地打了个洞坑，然后直蹦户外天空，地上留下一个弹壳。好在有惊无险，没有伤到人。后来他们开会狠狠地把他批评了一顿……

往南相隔几间房，是老渔会所在地，房子更宽敞，有一个排的海警部队长期驻扎在此。他们大多是南方人，其中方排长是温州人，还有个非常活跃的战士是乐清人。他们和周围居民打成一片，非常融洽。到了中午饭点，是大家休息放松的时间，我总要过去看热闹。他们的饭菜盛在一个个大搪瓷脸盆里，经常是鸡蛋炒韭菜，韭菜是他们从东头山上摘来的，香气扑鼻，触动了我的味蕾，让我垂涎欲滴。有一位名叫江炳庆的战士，爱好乐器，经常和我交流器乐知识，还告诉我他即将到音乐学院进修学管乐了。我想，他后来应该能成为出色的演奏家。

和我交情最深的是连部文化教员王治君同志。他长得酷像我二哥，邻居们都以为是二哥回来了。他是杭州人，高中毕

业生，喜欢看书，和我聊得很投机，经常到我家楼上看老爸书橱里的书。后来他看中一本书，好像是《古文观止》，我就欣然赠给他。我到上海读书后，还经常和他通信联系。第二年他寄来一封信，也是他最后的一封信，告诉我部队将另有特殊任务，开往一个遥远的地方，今后不会与我联系了，我感到非常惊愕和懊丧，试着按原来的信址，一连发了几封信，结果杳无音讯，也没有退信。过了好多年才想到，他们是警卫团，会不会到北大荒开垦农场？或者到原子弹基地担任警卫任务？至今仍在想念他，不知他是否还健在……

◎日新街是英雄街

日新街经历过战争的洗礼，是一条英雄街，曾一度改名为英雄路。

解放初，沿海许多岛屿尚未解放，敌匪经常登陆来袭扰，和我们形成拉锯战。玉环的守备工作主要靠县大队和民兵，野战军偶尔会来。南排山战斗、郭口顺为队长的坎门英雄民兵、下海打土匪、上山追敌人、林森火牺牲在敌人炮弹下、25军三位烈士牺牲在许厝山上、敌机轰炸坎门等事件都是人人皆知的。“二先生”家旁边的日新街拱门防火墙就是被敌机炸毁的，还有几位邻居被炸伤，其中包括龚有德一家，后来他们不得不另起新房，搬到我家附近居住。

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日新街上的一次夜间巷战。大概在1950年的一天夜里。远处的枪声此起彼伏，断断续续。不久，枪声越来越近，越来越密集，好像就在我们家附近。正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我，既害怕又好奇，不敢点灯，摸着黑，偷偷地从屋内走到临街的厨房门旁，眯着眼睛，从门缝里往外瞧，街上有急促的脚步声，有几批人来来往往，突然从“二先生”那个方向传来一阵密集的轻机枪声音。我一惊，赶紧把头缩回去。就这样，反反复复地往外观察了一段时间，才回房间告诉了妈妈。我猜想，机枪的声音大概是解放军和民兵他们在扫射，因为白天我见到过他们有一挺手提轻机枪。第二天一早，人们兴奋地奔走相告，满大街都是关于昨晚巷战的消息，证实了是我们的解放军和民兵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，狼狈逃窜。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亲眼看到的巷战，常引以为豪，更为坎门的解放军和民兵的英勇而感到骄傲。

70多年过去了，难忘的日新街，令我总想去那里重拾旧忆，重温旧梦……

作者简介：尤俊意，浙江玉环人，1938年12月生。中共党员、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，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、教授，曾任所长助理、上海社科院研究生部主任。著作《法律纵横谈》获全国通俗理论著作评比二等奖，“法律体系研究及其方法论”等几十篇论文获各研究机构优秀论文奖，并被《新华文摘》和“中国人民大学”报刊资料转载。

